

学术活动

1 闵家胤 E·拉兹洛在华谈系统哲学



简讯 10则 (24·28·34·42)

研究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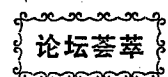
5 卞崇道 主体唯物主义

Xinli Wang ——日本学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探讨之一

9 (王新力) 科学哲学中有关科学真理性的争论

Debate On the Truth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13 王靖华 胡泽洪 “预设”研究



论坛荟萃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徐崇温·16) 马克思哲学思维的特点 (景天魁·16) 脑科学的发展与哲学反映论 (萧静宁·16) 主体认知定势的更新 (夏甄陶·17) 中性认识 (周荣华·17) 西方民主制的发源及启示 (曹沛霖、夏明·18) 儒法互补 (李锦全·18) 儒学思维方式与现代化社会的不协合性 (冯达成·18) “文化热”的方法论热 (张德华·19) 解释学的中心问题 (保罗·利科尔·19) “应当”与“是”的统一 (高兆明·20)

专题研究

20 魏中军 孙安迹 弗洛伊德思想研究评述

25 章建刚 弗洛伊德与荣格

29 孙翠宝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历史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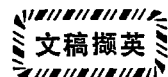
思考与探讨

31 王干才 矛盾与不确定性能否等价

35 刘长林 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外

38 姚慧英 当代宗教浅议

40 荆学民 信仰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永恒方式



文稿撷英 人民群众三层次 (刘长兰·41) 技术方法论与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 (罗长海、黄为民·41)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介绍

43 徐崇温 “五月风暴”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书刊评介

46 唐合俭 《走向历史的深处》

研究资料

48 乐逸鸥 金岳霖逻辑思想研究50年

52 全国报刊部分哲学论文目录索引

56 近期哲学新书选目、近期台湾哲学论文选目

42 编后话

性。

关于主体性问题的争论，大体到1950年初结束。综观上述可知，主体性问题所以成为日本战后思想中的迫切问题，并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激烈的争论，这与战后知识分子的一般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即在既存价值体系全面崩溃之际，从自我深处暴露出虚无感。究竟以何种形式把战败作为解放来接受呢？他们认为，应该建设的新社会、新人，无论如何要同以无产者为主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结合起来。主体性问题提出来之后，在哲学上主要是以冲破了压迫的个人思想与自我的一致为出发点，以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为课题，其表现形式虽不尽相同，但主要以梅本的伦理主体性论为代表。主体唯物主义的提出及争论，在日本战后初期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从思想上把人们从战后虚无主义的精神状态中拯救出来，引导人们重新思考自我的价值，确立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的主体性。第二，它从政治上为人们指明战后民主主义建设的方向，促使人们认识到要以战败为转机，彻底清除禁固和扼杀人性的天皇制绝对主义体制，建立再也没有非人压迫的社会。第三，普及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苏联哲学影响下，的确存在着过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较少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缺陷，特别是若把人的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范畴高度来讨论时，便被批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如战前的三木清）。这次把人的主体性作为普遍性问题提出来，并从哲学上深化了人的伦理价值、人的自由等理论问题，从而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体系的理解。但是，由于当时的争论主要是以报刊为阵地，而报刊的评论者又热衷于追逐时髦，因此，争论未能深入发展。主体性论者立论过急且不够成熟，正统派唯物论者的驳论大多停留在原则性上，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双方以理论不完备和偏激相互责难，对于问题本身的理论探讨却不充分。这次讨论留下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后来又多次以新的形式重新提了出来。

〔注〕

西田使用“无的场所”、“无的逻辑”、“绝对无”等概念表示“由无生有、无而含有”的超有无对立的“真无”状态。田边元批判西田这种“静观谛观”的立场，认为在“无的场所”里没有任何否定的对立，也不可能有什么媒介，因之就不可能形成辩证法。所以“无”只能是“绝对否定”，离开了绝对否定的媒介，就不能言之为“无”。

科学哲学中有关科学真理性的争论

·王新力·

科学具有真理性，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哲学家们至今未能对科学的真理性提出令人信服的辩护。在科学哲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科学的真理性问题一直是各个学派长期相争不下的历史性悬案。尤其是随着70~80年代科学实在论的兴起，作为科学实在论中应有之意的理论实在性或科学真理性问题，已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两大论题之一。这并非偶然，因为科学观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科学真理性问题密切相关。概括说来，科学真理性问题主

要涉及科学是否与真理相关又是如何相关的这样的问题。

一、古老迷信：科学就是真理

人类文明史中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迷信。“科学”就意味着真理，“科学”就是“真的”，“正确的”同义语。人们说牛顿力学是科学理论，就等于说它是真理。远在古代希腊。科学便被称为“真知”，意即业已证明了的绝对正确的终极性知识。17世纪，科学知识被其大多数代言人（如笛卡尔、伽利略、莱布尼茨等）尊奉为神学知识的一部分。牛顿经典物理学的辉煌胜利不仅重新确立起这个迷信，而且使它更加声势显赫，不可一世。

我们可以在著名的培根-笛卡尔的科学理想中找到这一迷信的经典表述。按照培根-笛卡尔理想，科学由真理构成，不仅是能说明许多现象，乃至提供最后说明的深刻真理，而且是被证明的具有确定性的精确真理。该理想的实质在于，科学本身应该就是真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科学的确定性。

盛极于本世纪上半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使这一古老迷信获得了完备的科学哲学形态。逻辑经验主义者从其经验证实原则出发，推演出所谓的“双重真理观”，即经验真理和逻辑真理。这是一种典型的辩护主义真理论，即认为真理应该是已被证明的具有终极性的知识，科学正是这种业经证实的真知识。从这种“科学即真理”的信仰出发得出的必然推论是：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科学知识的增长或科学进步表现为真理的简单累积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简单积累科学观”。

二、现代转换：科学逼近真理

在大多数人仍沉迷于“科学即真理”的古老迷信之中，对经典科学所提供的宇宙奥秘的终极解释顶礼膜拜之时，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却独具慧眼，用一种极端的形式击碎了这场迷梦。他从相对论的诞生，得出了在当时来说是惊世骇俗的结论：科学之为科学，并不在于它是真理，可以得到经验证实，而恰恰在于它内含有谬误，在于它终将被经验证伪，即可被反驳。

既然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可错的，那么谁会情愿竭其毕生精力去追求一个错误的理论呢？如何去解释科学家那孜孜不倦的理论热情？所有的错误理论难道都同样无用吗？如何从理论上对假的理论作出恰当的评估呢？波普尔苦苦思索了整整26年，直到1960年才在塔斯基的真理语义学定义启发下顿然醒悟，认为当把“真理”同“内容”两个概念结合成为“真理内容”，进而构成“逼真性”概念。波普尔认为，不管一个陈述是真还是假，根据其内容所包含的真陈述的多寡，它总可以有程度不同的真理性。这样，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变成了接近于或类似于绝对真理的程度，这就是波普尔所说的理论的逼真性。

借助于逼真性概念，我们便可以对前面提出的难题予以理论说明。一方面，一种理论尽管可被“否定”，但并不因此而坏如糟糠，它仍可以含有一定的真理内容，具有一定的逼真性。牛顿力学在宏观低速领域中依然有效，仍具有不容忽视的真理内容。另一方面，对于理解科学进步的合理性至关重要，科学发展中的后继理论（如相对论）总是较先行理论（如牛顿力学）具有更多的逼真性，更接近于绝对真理。追求逼真性愈来愈高的科学理论，这恐怕就是无数科学精英热衷于那些终将被“否弃”的假理论的内在驱动力。按波普尔的理解，科学总是持续不断地向真理——符合客观事实的绝对真理前进。但绝对真理宛如永远笼罩在重重迷雾中的主峰，我们无法确定它在何处，也永远不能最终登上绝对真理之颠。正是

在此意义上，波普尔指出，“我们是真理的探求者，而不是真理的占有者”。

三、当代反叛：科学与真理无关

在波普尔提出逼真性概念大约十年之后，人们开始对波普尔的逼真性定义提出种种责难。D·米勒和P·帝奇指出，把理论的真理内容与假内容加以定量比较的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在现借助于数理逻辑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对假的理论可以用波普尔的定义就其各自的逼真性加以比较，其中一个从直觉上看来更逼近真理的理论并不比另一理论具有较高的逼真度。假如现在的实际时间是8:00，从直觉上判断，陈述“此刻为8:05”显然比陈述“此刻为8:10”更符合实际，本应具有较高的逼真度。然而计算表明，波普尔的逼真度定义无法表达出这种差别。从逻辑上讲，比较之所以行不通，是由于每个理论的潜在的逻辑后承是无限的，即从一个原陈述我们可以推出任意多的导出陈述来。譬如从“乌鸦不是红的”我们不仅可以导出“乌鸦是白的”，或者“乌鸦是黑的”，而且还可推出“乌鸦是黑的或者乌鸦是一个梦”等等无限多种的析取陈述。这样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就一个特定理论计算出它的逼真性。

鉴于波普尔的逼真性概念所处的困境，后来的科学实在论者，如W·克拉耶夫斯基，奈尼鲁托、牛顿·史密斯等人作了种种努力，试图给逼真性下一个较恰当的定义。遗憾的是，这些努力迄今尚未取得成功。

逼真性概念遇到的困难加强了科学真理观上两种发展方向之间的分化。一个方向以科学实在论为代表。他们认为定义逼真性概念的失败并不影响逼真性概念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因而他们继续沿着波普尔的路线前进。另一方面以库恩、劳丹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叛了科学必然与真理相联这种传统观念（“科学即真理”或“科学逼近真理”），认为描述科学进步，完全不必乞求于真理概念，因为真理与科学观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两者毫不相干。

按照库恩的观点，科学共同体内的一切科学活动，包括观察和经验都依赖于本共同体的理论“范式”。而“范式”实际上是本共同体所共有的一种心理信念或“世界观”，乃主观约定的产物。因此，他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并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而仅是主观约定的世界。相应地，科学理论也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解难题的工具。从这种工具主义出发，库恩坚决否认存在客观真理，他嘲笑那些追求客观真理的人是在“追逐鬼火”。库恩进一步逼问道，如果认定“科学进步是对真理的逼近”，就必须判明后继理论 T_{n+1} 比先行理论 T_n 更接近真理 T ，而这又必须已知作为极限参照物的 T 的存在性与唯一性。但是我们如何知道 T 是存在的且是唯一的呢？既然极限 T 是根本无法达到的自在之物，那么我们如何判定 T_{n+1} 比 T_n 更接近真理 T 呢？！

对传统的科学真理观构成最大威胁的恐怕要数科学哲学界的后起之秀美国哲学家劳丹。意味深长的是，劳丹并不否认科学理论在原则上应当具有真理性的意义（是真理还是谬误），他只是表明，人们的认识无法保证科学是真实的，或正向真理接近。因为如果要用逼真性来解释科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就必须首先给逼真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我们知道逼真性概念无论在语义学层次上还是认识论层次上都遇到了众所周知的困难，并且目前尚看不出有定义出一个令人满意的逼真性概念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难以也没有必要用逼真性去解释科学的成功。

起初，劳丹主要激烈抨击科学的真理目标说，断言科学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解决

述之，根本不需要诉诸什么真理概念。后来，在《对逼真实在论的反驳》一文中，劳丹以丰富的科学史案例为基础，对科学实在论的逼真说展开了更全面的驳难。

首先，劳丹指出，如果科学实在论非要将科学在经验上的成功与真理性相联，则必得出如下推论： T_1 ，如果一个理论是近似真的，则它将是经验上成功的； T_2 ，如果一个理论在经验上成功，它就可能是近似真的。但劳丹通过科学史研究发现，科学理论的成功与其逼近真理的程度并不一定一致。

其次，科学实在论者认为，后继理论将尽可能地保留先行理论的合理成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理论更替日益接近真理。但劳丹指出，科学史实并未遵从实在论者的意愿，例如光的波动说并没有包含光的微粒说。

劳丹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科学，我们完全不必求助于“逼真性”这一无法捉摸的形而上学概念。

四、现状：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70年代后期，在科学真理性问题上开始逐渐形成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两强相争的态势。

科学实在论的科学真理观可以简要概括为： R_0 强调科学理论所表征的对象（即理论的指称物，如“电子”，“基因”等等）的客观实在性； R_1 坚持真理是认识与客观实在相符合； R_2 捍卫理论的逼真性，认为成熟科学的理论是近似真的（approximate truth），理论更替表现为愈来愈逼真而趋向客观真理的过程。与此相反，反实在论者的基本立场如下： $-R_1$ 否认存在什么客观真理； $-R_2$ 拒斥理论的逼真性。站在反实在论一边的主力军，60~70年代为库恩等历史社会学派，80年代之后则由新历史主义中的实用主义者劳丹操其牛耳。

科学实在论者指出，反实在论者的要害倒不在于讨论科学目标和科学进步时强调理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劳丹）或“释疑功能”（库恩），因为理论的“解题能力”或有效性与逼真性并不相互排斥，只有当理论具有充分逼真性时，它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反实在论的要害在于，他们无法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理论会具有如此有效的解题能力？其有效性从何而来？实际上，反实在论者仅满足于经验层次上的有效性，根本不愿去深究更深藏着的自然之谜。正是在此含义上，科学实在论者指责反实在论者把科学成功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面对劳丹从科学史角度对逼真性提出的强有力的挑战，科学实在论者采取的策略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仍然坚持实在论的核心观点：只要科学理论在描述客观实在方面取得了更多的逼真性内容，我们就可以说科学取得了进步。另一方面，他们又适当削弱原先的某些强硬主张，以消解自己面临的反常。如奈尼鲁托认为，尽管把真理性与成功性相联具有一定根据，但命题 T_1 和 T_2 的含义太强了，正如苏丹所指出的，它们的确不是普遍有效的。因为一个理论在经验上的成功往往只涉及由该理论作出的预言是否能提供最大的信息，并不要求这些预言一定要是真的。譬如地心说的本轮均轮模型在天文观测的准确性方面并不逊色于哥白尼的日心说，但我们现在知道地心说是历史的谬见。所以，一个理论仅在有限程度上取得成功，是很难用逼真性去加以解释的。并且，按照奈尼鲁托重新构造的“逼真性”概念，由于一个理论的逼真度是在“概念化世界”（即用以描述“实在世界”的概念框架）中定义的，因此它即使没有任何经验的成功也可能具有很高的逼真度，于是，便出现了某些逼真的理论

在经验上却不成功的情形。

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关于科学真理性的争论中，双方的观点前后都有变化。今天的反实在论者一般对实在论真理观的 R_0 和 R_1 保持沉默，而集中攻击逼真性命题 R_2 。如苏丹就是这样，而这恰好击中了实在论真理观的最脆弱部位。与实在论相比，实在论真理观的变迁更加显著，并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有人指出，除了波兰的克拉耶夫斯基仍坚持“强硬的逼近论”（科学在持续不断地日益逼近绝对真理）之外，当代大多数科学实在论者（波义德、奈尼鲁托等人）已明确放弃了这种硬性逼近论，而采取一种较温和的逼近论，即主张一个陈述的严格真理性要求最大的观测成功。并且，似乎还有进一步由“逼真性”后退到“似真性”的倾向。

看来，科学真理论的确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如何认真对待反实在论的种种责难，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 ①W·克拉耶夫斯基：《以真理为目标——超越历史的科学原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7年第2期
- ②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
- ③T·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 ④L·劳丹：《解决问题的科学进步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4年第1期
- ⑤L·Laudan： “a Confutation of Convergent Realism”， in *Phil·Sci*, Vol·48, (1981)
- ⑥K·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⑦K·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⑧J·Vromen：《对科学哲学的收敛式反思——科学实在论还剩下什么》（提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4期，第76—77页
- ⑨王顺义：《奈尼鲁托的科学进步理论》，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
- ⑩殷正坤：《真理、解决问题与科学进步》，《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3期

“预设”研究

王靖华 胡泽洪

众所周知，一系列非标准逻辑分支不断脱颖而出，成为上世纪末以来逻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诸多非标准逻辑分支中，预设逻辑已愈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

最早使用预设（Presupposition）一词的是弗雷格和罗素，第一个赋予这一概念以科学含义的要算英国学者斯特劳森。近几十年来，国外，对预设的研究更加深入、力求形式化。

西方逻辑学家认为，预设至少可以分为三种：语义预设、语用预设和语境预设。

所谓语义预设，就是一般所讲的预设，又叫逻辑预设。一般都同意逻辑学家斯特劳森的定义：“一个命题S预设一个命题S'当且仅当S'是S有真假值的必要条件。”（参览P.F. Strawson《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1952年伦敦版 P.175）例如，当今知名